郑州日报

2008年2月15日 星期五

精品文摘 第79期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7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爸爸妈妈很懂事

叶倾城

六月的一个晴朗夏夜，我与朋友在大学附近的餐厅吃烧烤。我的隔壁坐了两个男生，正谈笑风生。其中一个说起与女友相恋的事。

“……差不多算定下来了吧。我下次给你看照片，四月看樱花时照的。也很巧，我们刚刚约好时间，她爸爸妈妈就过来看她——她是第一年嘛，从来没离过家门，她爸爸妈妈不放心啊……兰州，她是兰州人……我们的计划不就都打乱了？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去看樱花。’他们就说：‘我们也想去看。’——我们肯定不想跟大人一起去玩，她就不做声。她爸爸妈妈很懂事，说：‘那你们就玩你们的吧，别管我们，我们去逛逛街，下午就直接上火车，你们也不用送我们了。’她爸爸妈妈真是懂事……”

一个虾球险些噎在我喉咙里。

那男孩的脸，年轻、单纯、笑容坦荡，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类型，手里夹支烟，但姿势别扭，是好孩子自由之后决心学点坏的作秀。

他的女友是兰州人，听他说话也带点北方口音，从那么远的地方考了来，前程远大，一定是爸爸妈妈心上的骄傲与希望。所以一切的错，父母都会原谅，等他们自己懂得。

有车开来，灯光打在他光润的侧脸上，又瞬间暗了，恍如时间一路过去。当他长大，记起旧时月色，樱花似雪，会不会也同时想起，那一双万里迢迢来看女儿的老夫妻？

只怕那时，他也是“很懂事的爸爸妈妈”中的一员了吧！

摘自《分忧》

刘长乐很会识人，很善于对有潜质的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文人，他们满腹锦绣文章，却从来没在电视上露过脸……

疯子造就“凤凰”神话

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传媒人更需要创造力。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神话。把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打造成了华语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品牌之一。

刘长乐在中国当记者10年，办传媒10年，他对中国传媒总结过四句话：在中国，办传媒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媒体竞争不像赛跑更像舞蹈；媒体管理团队不是交响乐而是爵士乐，要强调个人的发挥空间，把大家的个性完美地体现出来；媒体经理人不仅是企业家，更像是政治家。

三个10年，不弃新闻梦想

拥有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的不凡经历，刘长乐不禁感慨人生的无常和惊奇，他更是以此自诩，“农工兵学商一样不少”。“在大家看来传奇的人生，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让自己在人生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吧。现在的心态，现在的为人，现在的目标，现在的精神，和年轻时肯定不一样，现在拥有的是更平和的心。这就是人生给我最丰富的收获。”刘长乐说道。

在刘长乐的办公室里面，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布袋和尚塑像。刘长乐指指布袋和尚手中的布袋解释道：“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讲的就是‘放下’二字。”也许正是这布袋和尚“放下”二字，使得刘长乐毅然离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尽管当时他的事业已发展得很不错。由于他本人块头大，嗓门响，语速极快，思维清晰流畅，进入中央电台后很快便形成了自己风格鲜明的“刘氏播报法”。这个“拿手绝活”不仅让他顺利地从普通记者升为高级管理人员，更为日后创办凤凰卫视、培养一大班“嫡传弟子”打下了基础。

1988年，刘长乐辞职下海经商。下海后的刘长乐，先是从事石油制品的中间贸易，而后又在房地产市场斩获颇丰。然而，刘长乐的血液里始终激荡着做新闻的冲动。2004年刘长乐与传媒大王默多克的对谈，打动了默多克，也打动了凤凰卫视无数的投资者：“美国现在人均的广告份额达到了500美元，英国大概是503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才8美元，这个数字是很小的。在美国，电视广告在整个广告份额中所占比例几乎接近50%，中国香港占49%，日本也超过了50%。但中国内地，电视广告的收入只占总体广告收入份额的25%。所以，未来20年里内地的媒体市场将很被看好。”

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九十之比

“我既是股东，又是管理者，我还是一个干了多年记者的媒体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对这个媒体充满了激情的人。”正是由于这份激情，刘长乐将自己大多数时间都投放到凤凰卫视身上。所以有人评价说，刘长乐投资凤凰只用了10%的财力，却花了90%的精力。

在创业之初，余秋雨戏谑地形容，就人员规模、办公场地和资金实力来说，凤凰卫视只有“县级规模”。如今，10年过去了，由于凤凰台对一系列世界重大事件及时深入地报道，有人已开始拿凤凰台和CNN、半岛电视台相比了，凤凰卫视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由此可见一斑。

为理想主义者搭建的舞台

刘长乐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凤凰卫视，这是1个疯子和500个疯子的故事。”刘长乐很是骄傲，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作“媒体疯子”的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着，脑海中不停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时，他们被认为“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兴奋紧张过度，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当然，刘长乐就是凤凰卫视那个为首的“疯子”。他告诉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凤凰大厦9楼，可我总喜欢往19楼跑——那里是讨论节目制作的会议室。我特别喜欢和他们一起刮‘头脑风暴’。”

据说，某次刘长乐过生日时，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联合赠送给他一台“榨汁机”，而他的回应是，“都是好汁，还得再榨！”在凤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女的当男的用，男的当牲口使。”刘长乐还笑着补充道，某次他带着曾子墨参加一个工作聚餐，挺得意地对一个银行行长说，我的员工说我把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结果曾子墨接过话说，“老板您说得不对，您是直接就把女的当牲口使了。”

当然，刘长乐会让员工被“榨”也“榨”得很开心，因为凤凰给了他们施展个人才华的广阔空间，也给了他们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最尽心人材的培养

刘长乐爱凤凰，也爱他麾下那一批在凤凰羽翼渐丰、脱胎换骨的记者、主持人。陈鲁豫、许戈辉、董嘉耀……刘长乐特别喜欢向别人提到他们，每次提到都如数家珍，颇有几分炫耀的意味，而他们的知名度显然也远远高于他本人。

“凤凰能够有今天，得到这么多各个年龄阶段的朋友的喜欢，我认为，这些人才很关键，所以我愿意耗费高于其他媒体数倍的人力成本。”这是刘长乐的经营之道，对人才的培养是刘长乐最尽心的部分，也是凤凰得以成长的力量之源。

刘长乐很会识人，很善于对有潜质的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文人，他们满腹锦绣文章，却从来没在电视上露过脸。而在刘长乐的发掘下，阮次山成了电视上第一个“结巴的老头儿评论员”；杨锦麟被一位朋友写打油诗开涮：“老杨读报，吓人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刘长乐深信思想比漂亮的脸蛋更有力量。刘长乐认为，这是因为凤凰卫视给主持人提供了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发挥个性的舞台，很多人的潜质和优势在这个舞台上都发挥了出来。

摘自《人物周报》

然而，就在当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大洋彼岸表达了对北京空气污染问题的担忧：“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种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

北京奥运空气保卫战

2007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当天北京API（空气污染指数）是“88”，属于“二级良”。这让原本紧张的北京奥组委官员们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大洋彼岸表达了对北京空气污染问题的担忧：“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种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

一时舆论哗然。

北京申办奥运会之初，赛事时间安排在7月25日至8月10日。

考虑到那时北京气象条件不利于赛事举行，北京奥组委希望向后顺延。

几经周折，国际奥委会只允许推迟两周，也就是在8月8日开幕。

那时北京恰逢酷暑，空气污染连同高温，可谓雪上加霜。

北京奥组委承诺，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一定达标。

早在1998年，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蓝天治理工程”。

1998年，政府投入12.2亿美元治理大气污染，收效明显。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1998年是100天，2006年达到241天。其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值，已突破性地达到国家标准。

难度比较大的是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现在仍然超标。

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为土壤尘、机动车排放、燃煤、建筑水泥尘和二次转化粒子等。

环保检测发现，首钢厂区及古城附近的可吸入颗粒物，最高达每立方米180微克，扩散方向还会因季节而改变。

如果北京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全市可吸入颗粒物的年排放量应该不超过4万吨。

首钢搬迁后，每年就可以减少1.8万吨，相当于上百家小型工业企业的排放总量。

无论是正在搬迁中的首钢，还是制订的一系列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北京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和决心可谓空前。

首钢搬迁成本高达500亿元，它不仅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拐点，也关系到首都1/6产业工人的去向。

新的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对北京市和周边省市通盘考虑，分为2008年奥运会前、奥运时段和赛事强化时段。

会前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北京市三环内实现无煤区，全市燃煤总量控制在2500万吨内，对市内燃煤锅炉脱硫、脱氮并安装除尘设施；以首钢为代表的电厂、冶金、化工、石油等重点污染源，集中实行压产、限产、搬迁；与臭氧有关的全市1000座加油站、1200辆油罐车和部分油库的油气，均全部实施回收治理。

此外，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地铁口、商业区、交通枢纽、宾馆写字楼、社区及大学校内，都将有5万辆自行车向市民提供全城联网、异地存取的租赁服务。

至于第二阶段，即奥运期间的58天，措施将更为严厉：

扬尘污染控制—奥运期间所有工地的主要施工停止；机动车污染控制—六环内货车禁行，公务车70%停驶，社会车辆实行单双号行驶；工业污染控制—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停产或部分停产；燃煤污染减排—加大外网输电，充分利用燃气发电，压缩燃煤发电30%，全市燃煤设施停运。

经过持续9年治理，北京的空气质量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北地区没有形成“大奥运圈”概念。

从产业结构来看，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山东等省大多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那里的铁矿、煤矿、发电厂，无一例外用煤作为燃料。经国家环保总局协调，北京、山西、天津、河北、内蒙古5省市区成立了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协调组。

目前，北京市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采用卫星遥感观测、飞机观测、铁塔观测、激光雷达监测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同时进行监测。在市区原有27个自动监测子站的基础上，根据赛事要求在场馆周边临时增设了18个监测子站和7个流动监测子站，及时监测赛区的空气质量。

在每周更新一次的北京市区地图上，绿色已经过半。林业部门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绿化承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挡沙尘入京，2007年底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43%。在寸土寸金的紫禁城外，在鳞次栉比的高楼群中，城市绿化更是见缝插针。对于个人而言，培养良好环保习惯至为重要。

摘自《青年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流故事

怀念路遥

贾平凹

时间真快，路遥已经去世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

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好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个破藤椅打盹的样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会开了会让我住进来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我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是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咋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陕西画界有人以为自己是石鲁，我听到石鲁的一个学生说：他算什么呀，不要说石鲁的长处，他连石鲁的短处都学不来！

路遥是一个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样的人了。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暂短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

路遥（1949~1992）：著名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过继给生活在延川县农村的伯父。1969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做过一年小学老师。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荣获茅盾文学奖。

摘自新浪博客

毛泽东嫁女儿

毛泽东主席是伟人，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对子女、对亲友从不搞特殊照顾。他是很喜欢自己与江青生的女儿李讷的，但越是喜欢，越是严格要求。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当时正患神经衰弱病，而且比较严重，但毛泽东毅然将她安排到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大队上坝生产队劳动锻炼。

1971年9月初，仍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大队劳动的李讷，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婚姻设想。毛泽东得知，她的男友政治上可靠、是共产党员、是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的工作人员，她准备近期与男友结婚，请毛泽东定夺。

9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派人把毛泽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路来谦叫到他的办公室，十分喜悦而郑重地说：“小路同志，现在给你一项特殊使命。你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是毛主席的家里人。毛主席同意你当李讷的‘娘家人’，去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出席李讷的结婚典礼。”说完，将大信封装的、用毛笔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路来谦，上写：“李讷收”。

从那字体上，路来谦一下子就判断出，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汪东兴主任又指指椅子上的一个大白包袱说：“这是主席给李讷陪送的结婚礼物，你千万要拿好，亲手交给李讷同志。”路来谦扭头一看，是一个很整齐的长方形白包袱，外边还用草绿色军用背带捆着，看样子这“嫁妆”一定很沉重、很高贵。路来谦心想：主席的女儿出嫁，总得陪送些高档的礼物嘛，这也是人之常情。

毛主席派路来谦当“娘家人”代表，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当晚，路来谦就扛着大包袱走出中南海，快步向北京火车站奔去。当他扛着几十斤重的大包袱从江南西昌下火车，赶到中办“五·七”干校时，李讷早已接到通知，赶到这儿了。

李讷向路来谦致谢，并欢迎他的到来，然后拆开信，全神贯注地读着毛主席给她的信，脸上绽出“粉红色”的笑容。接着，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大包袱。毛主席为女儿陪送的“嫁妆”，真是一般人万万想不到、做不出的，那是一套3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主席的用意很清楚，他是让他的子孙后代学习马列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李讷的婚礼是在“五·七”干校他们新房院子里举行的。婚礼由干校校长曹全福主持。结婚仪式很简朴，出席仪式的连路来谦在内总共只有十几个人。而洞房就更朴实了，两间普普通通的平房，里间是一张由两张单人床对起来的双人床，床上铺着薄薄的床垫和棉布床单，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张椅子等家具，整个新房里连个“喜”字也未贴。

这么平凡而又俭朴的婚礼，完全出乎路来谦的意料，令他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叹不已。

摘自《档案春秋》

姚明感言录

姚明智慧的言语曾被球迷们津津乐道。比如——

有人问：长得高有什么好处?姚明回答：“上面的空气新鲜点儿。”

有记者问能否让美国小姐坐在他的腿上？姚明说：“我不知道这位小姐的体重是否超过了50公斤，如果超过50公斤，我想我的腿会受不了的。”

总有人想知道，火箭队更衣室里的老大是谁，是姚明还是麦迪?对这个问题，姚明答：“如果非得说球队属于哪个人，那个人应该是我现在右手边第二个人(指当时主教练范甘迪)。”

在慈善活动中，姚明的话更让人感动——

2005年，在为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时，有人问姚明说：“你给骨髓中心做志愿者，更多是利用你的形象，是这样的吗?”姚明说：“确实有这方面的意义在，原来说做好事不留名，现在做好事得留名，留下你的名字，然后告诉别人我做了这件事，带动其他人也来做。现在这个社会讲究宣传，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宣传，达不到一个影响力，就没有办法做好。”

作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姚明已签下意向书，一旦有血样与患者匹配成功，姚明马上捐出自己的骨髓。有人问：“当时，你如果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还会马上捐吗?”姚明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吗?我可以放弃几场比赛，也可以放弃那几场比赛的工资。”

有人问姚明：“我们注意到，你参加的很多公益活动都跟孩子有关，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吗?”

姚明却很认真地说：“对孩子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去打工子弟学校打篮球那件事，我没有忘记，我保证每年会去一次，不能对孩子失信。另外，与艾滋病孩子一起吃饭那些事，我认为一方面是给他们好的医疗，给他们好的物质保障，另外是从精神上支持他们。我们应该传播一种思想，那就是艾滋病是我们的敌人，艾滋病人是我们的朋友。”

有人问：“为什么对智障人士那么关心?”

姚明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从小个子比别人高那么一点，每年高那么一点，最后形成一个差距以后，别人就给我起绰号，当时听了心里也不好受，心理也确实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告诉大家，被这样一种看法所笼罩，你的生活是那么的不美好，希望大家换位思考，去想一想你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特别是智障人士。”

与姚明经典的幽默语言相比，他的慈善感言或许显得太朴实了，然而这些朴实的语言却让人内心充满了温暖，而此刻我们发现了一个更高大的姚明。

摘自《新民周刊》

陈毅笑谈“三段论”

20世纪60年代初，经中共中央同意，外交部决定组织2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代办及夫人到庐山参观访问。1961年10月上旬，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亲自到庐山做前期考察和布置接待工作。

当时，陈毅和夫人张茜下榻在东谷“124”号别墅。一跨进别墅大门，陈毅不由眼睛一亮，爽朗地大叫一声：“好漂亮的别墅。”当地的领导告诉陈毅，这原是江西省省长朱培德上将的官邸，陈毅笑着说：“朱培德以前可是我和朱老总的上司。”当地领导又说起1959年和前不久召开的庐山中央会议，刘少奇主席都下榻此处。陈毅又笑着说：“你们安排我住国家主席下榻的别墅，可是超规格接待哟。”

东谷“124”号别墅是一栋俄式别墅，石构两层，面积近500平方米。陈毅一进别墅坐下来，便问当地领导庐山别墅的现状。领导汇报说保存较好的别墅有几百栋，代表1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可尽量安排驻华使节们住本民族风格的别墅，使他们真正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陈毅感到很满意，又问起庐山的历史，尤其是庐山文化、诗词曲赋。当地领导有的问题能对答如流，有的要思考一下，有的答错了。陈毅说，庐山的名气很大，帝王将相来得多，文人来得多，有关庐山的传说和诗词也很多，在庐山工作，一定要熟悉庐山历史、庐山文化。这次来庐山的外宾很多是中国通，对庐山也很了解，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要到时外宾问起庐山的掌故、诗词，庐山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那就要出洋相、闹笑话，弄不好会产生国际影响。当地领导表示一定要按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去做，多读点书，多熟悉和了解庐山的文化和历史。

陈毅又问起庐山有什么特色饮食。当地领导说庐山主要有“三石”，即石耳、石鸡、石鱼，也就是长在石头上的蘑菇、长在石头缝里的青蛙和长在石穴、石潭中的小银鱼，味道都极鲜美，是佐饭的上等山珍。陈毅咧了咧嘴说：“你们说的石鸡，我倒是听说过。在赣南打游击时打牙祭，也去山沟里摸过石鸡，比水田里的青蛙要大要肥，可味道并不怎么样，吃不了几块，本来饿得可以吃三大碗饭，可一吃石鸡，一碗饭都吃不下去了。”当地领导笑着说：“好不好吃，首长明天尝尝就知道了。

第二天中午，餐桌中间放了一盘伴着辣椒、酱油，烧得红彤彤的石鸡。陪同领导请陈毅先尝尝石鸡，陈毅伸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口中，不由浓眉一扬，连叫了三个“好”，忙叫张茜快尝，张茜也说好吃。夫妇俩说说笑笑，陈毅连吃了三碗饭。张茜嗔怪地说道：“昨天你不是说石鸡不好吃、不下饭吗？怎么今天你连吃了三碗？”陈毅大笑着说道：“你这个学生兵，没吃过大苦。吃东西也有三段论：第一阶段，人长久不吃荤，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虽然想吃荤但不能吃荤，一吃就犯腻，还闹肚子；第二阶段是肚子里有油水，但不多，特别能吃荤；第三阶段是肚子里油水太多了，实在是不想吃荤了。战争年代我们是处在第一阶段，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以后我们还要达到第三阶段，那时我们就真正不想吃也不能多吃了。”陈毅说着，又爽朗地大笑了。

陈毅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认真考察了庐山的各个景点，制定最便捷、安全的旅游线路。他对庐山秀美的风光和丰厚的人文景观甚感满意，庐山大林路旁吴迈的诗刻，给“将军本色是诗人”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摘自《党史博览》